

破产富翁西装革履卖报再创佳业

从2006年3月到11月的这半年多时间里,在长沙市火车站的广场上,人们会看到一位西装革履、皮鞋锃亮的年轻人,他每天都拿着一叠报纸,在高声叫卖。然而,有谁知道,就在不久前,这位年轻人竟是一位曾经拥有千万资产的富翁。

从一个拥有千万资产的富翁,到街头小报贩,在这巨大的落差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刘天宇

落魄富商风光不再寻短见

今年32岁的刘天宇,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县步仙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994年,刘天宇从岳阳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岳阳市一家电脑公司当了名业务员。刘天宇不辞辛苦地干了好几年,慢慢弄清楚了电脑行业的商机,便毅然辞职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凭着这几年来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刘天宇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不到4年时间,就迅速积累了千万资产。

刘天宇为人十分豪爽,无论哪个亲戚朋友向他开口借钱,他用手就是几千元。刘天宇的慷慨解囊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无论走到哪里,人家都对他笑脸相迎,礼貌有加。但与此同时,巨大的光环也让刘天宇渐渐变得浮躁起来,他接连在岳阳开了3家电脑分店,又在餐饮业上投资了100万元。由于急剧扩展,导致资金周转失灵。2005年4

月底,刘天宇去银行转账交付货款时,才发现账户上已没有钱了。

为了偿还拖欠的货款,刘天宇便想找那些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人借点钱,渡过难关。那天,他鼓起勇气找到曾借过他6万元的一位餐饮老板。对方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老弟,我现在生意也不好,实在拿不出钱来帮你。”说着,便从身上掏出200元钱,塞到刘天宇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这点钱就算我的一点心意吧。”看着这200元钱,刘天宇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一连找了好几个朋友,竟没有一个肯帮助他。

2005年8月,刘天宇不得不含泪关闭了公司。

为了尽快翻身,刘天宇将清算公司所剩的40多万元,孤注一掷地全部投到股市中。谁知,风云变幻的股市并没有给刘天宇带来好运,不到两个月,40多万资金就亏得所剩无几。

2006年2月初的一天,刘天宇的妻子吴倩外出找工作,在经过车站路时,因劳累过度,眼前突然一黑,竟从几米高的台阶上滚了下来,要不是被好心人及时送到医院,差点就没了命。一些知道内情的人见了,忍不住指着刘天宇的鼻子说:“生意破产了并不丢脸,但你一个大男人,居然要老婆去打工养家,太没骨气了!”

众人的指责让刘天宇伤心不已,一天夜里,刘天宇噙着泪写了一封遗书,然后用小刀划破了手腕,看着鲜血汩汩流出,他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和解脱。细心的妻子见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里,一直不出来,便用力撞开了房门……

当刘天宇再次苏醒过来时,妻子哭着说:“天宇,如果你就这样走了,我怎么办?”看着惶惶不安的妻子,刘天宇开始反省自己。

放下面子走进广场卖报

2006年3月11日,刘天宇带着妻子变卖首饰换来的500元钱,一个人来到了长沙,以每月150元的价格在蔡锷路附近租了一间单间房,暂时安定下来。

起初,刘天宇把目标定在应聘管理人员上,但人家见他只是一个普通大专毕业生,又没什么管理经验,没有一家单位肯聘请他,刘天宇不得不降低要求。那天,刘天宇从《长沙晚报》上得知,长沙国储电脑城有一家电脑公司需要招收几名业务人员。刘天宇便精心准备了一份个人简历,满怀信心地前往应聘。

经过面试,老板对刘天宇很满意,请他留下电话号码,以制作名片。可令人尴尬的是,刘天宇支吾了半天,也没

说出自己的电话号码来。原来,刘天宇的手机早就被变卖了。见状,老板连忙说:“你把资料留下来,有消息我们再通知你。”原来,老板见刘天宇连手机都没有,担心他来这里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便改变了主意。

刚刚露出的一点曙光就这样消失了,刘天宇绝望地走出电脑城,他失意地徘徊在火车站广场,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时,一位50来岁的中年妇女拿着一叠报纸,走过来问:“先生,买报纸吗?”此时的刘天宇哪里还有心思看报纸,不耐烦地说:“不要!”

回到租住房,刘天宇苦恼着: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啊?突然,他想起在火车站那位中年妇女向他推销报纸的情形来,不由眼前一亮:既然找工作这么难,为什么不去卖报纸呢?

为了弄清楚卖报纸的套路,第二天凌晨1点,刘天宇就早早赶到长沙火车站,可广场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初春的长沙乍暖还寒,刘天宇只好在广场上不停地走来走去,以驱寒。看着这一幕,警察以为他是街头混混,便上前查看他的身份证。刘天宇只好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得知刘天宇的经历后,执勤警察告诉他:“每天要到早晨4点多钟,报社的发行人员才会将报纸送到火车站来,到时候你就到他们手中去批发报纸。”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4点,报社送报纸的人员终于来了。刘天宇分别拿了20份《长沙晚报》、20份《潇湘晨报》和20份《三湘都市报》。

广场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一些报贩便叫嚷着推销开

来。由于一直没有勇气吆喝,一个小时过去了,刘天宇一份报纸也没卖出去。望着其他卖报人在广场里穿来穿去,他很愧疚,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样守株待兔了。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向自己走来,他连忙理了理头发,快步迎上去,指着手中的报纸说:“先生,买报纸吗?”中年男人掏出5角钱,买了一份《长沙晚报》。就这样,刘天宇终于卖出了第一份报纸。

投资大头贴生意开连锁店

很快,长沙的夏天到了。刘天宇一直坚持早出晚归地卖报。这天,他又一次增加了数量,以便多赚点钱。可不知为什么,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有两个人跟在他左右,和他争夺生意。刘天宇一打听才得知,原来在火车站卖报纸的人大多来自湖南省沅江市,而刘天宇的出现无疑抢了他们的生意,所以他们想逼刘天宇离开。通过这些日子的交往,刘天宇与那位执勤警察已成为好朋友,他便请来执勤警察帮忙解围。当报贩们得知刘天宇的经历后,无不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就这样,刘天宇同火车站的其他报贩也成了好朋友。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由于刘天宇每天都西装革履的,一些的士司机见了,嘲笑说:“一个街头卖报的,每天还打扮得这么光鲜,是不是有病!”更有甚者说:“年纪轻轻的,居然来这里卖报纸,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才出来的!”听了这些话,刘天宇选择了沉默,每天依然风雨无阻地卖报纸。后来,的士司机们从其他报贩那里得知了刘天

宇的经历后,也被他感动。从此以后,他们再买报纸时,都会特意找刘天宇。

一些记者知道刘天宇的故事后,也纷纷赶来采访,这下令刘天宇的名气更大了,每天前来找他买报纸的人更多了,最多的时候,他一天的赢利达百元以上。

2006年11月,刘天宇得知有家电脑城新推出了一种照大头贴的机器,由于功能新,颇受人们欢迎。他便毅然购买了两台机器,回到岳阳市,在市纺织印染厂附近开了一家照大头贴的店面。

2007年1月的一天,刘天宇刚打开店门,30多岁的郭女士就急急走进来,提出要拍几套大头贴,但要求刘天宇将他破产后如何上街卖报纸,再次创业的经历讲述一遍。原来,郭女士的丈夫在两年前从岳阳市一家大型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一职下岗后,一直不肯放下面子外出打工,结果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连女儿读书的学费也交不起。郭女士希望刘天宇用自己的经历激励下岗在家的丈夫,刘天宇很爽快地答应了。

下午,刘天宇耐心地讲述了自己破产后的迷惘、颓废,以及重新站起来的经历,听得郭女士的丈夫大发感慨,发誓自己一定重新振作起来。

很快,刘天宇破产后勇于挑战人生的经历,仿佛成了一面金字招牌,每天前来拍照的人更多了,每个月能赚三四千元。2007年8月,刘天宇和妻子又到长沙购置了4台拍大头贴的机器,在岳阳市车站路开了一家连锁店。在刘天宇夫妇的操持下,两个店的生意都异常红火。

(谢绝转载、上网)李力华

“打不死的程咬金”孔宪权

孔宪权,原名孔权,1911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8月经黄克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在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曾因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被黄克诚等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因负伤流落遵义被当地群众当作能救死扶伤的“红军菩萨”,因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成绩卓越被邓小平称为是该项职务的“最合格人选”,因经历奇特被美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纽约日报》原副主编哈里森·索尔伯兹里在所撰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推崇有加。

“打不死的程咬金”

孔宪权家境贫寒,参加红军后,孔宪权身经百战,机智勇敢,多次出生入死,一回回与死神擦肩而过。1930年12月30日,孔宪权参加了在江西永丰县的龙冈之战。这一仗,红军打败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十八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张耀耀,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利。

1935年2月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针对王家烈的“双枪兵”不堪一击的弱点,毅然从云南扎西挥戈东指,回师贵州,二

渡赤水,发起了桐遵战役。战前,已担任十二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带领侦察员抓获几名守敌舌头,为军团夺取娄山关提供了敌情部署。

2月26日,在娄山关战斗中,孔宪权率突击队攻打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敌旅指挥所。突击队冲到距黑神庙还有百把米的地方时,从遵义板桥来的敌人援军到了。敌人见红军人数不多,尚未站住脚就立即向突击队发起猛烈的反扑。突击队利用敌人在公路上挖的战壕、砍倒的大树作为掩体进行抵抗。孔宪权在公路左侧指挥战斗。他挥起十响的“连珠匣枪”,身边的通讯员小谭端起冲锋枪,一起向敌人扫射,一连打倒了十多个敌人。但敌人仗着人多弹足,不等红军喘息,又组织第二梯队进攻。眼见战士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孔宪权站起身来用手枪射击敌人,突然感到身子往右倾斜,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孔宪权左腿胯骨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子弹。这时,敌人哇里哇啦地喊叫着冲上来了。孔宪权一个翻身滚到路边的水沟里,强忍着剧烈的疼痛,趴在水沟里,用十响的“连珠匣枪”又撂倒了几个敌人。

担架队将孔宪权抬到遵义老城内的天主教堂,教堂中挤满了伤员。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总支书记、当时年仅18岁的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准备进城帮助维持秩序。医生用“鸦片水”作为麻醉剂,为孔宪权取

出了几小块被打碎的骨头。

几十年后,当年和孔宪权一起经历娄山关这场生死鏖战的战友,包括胡耀邦、黄克诚、杨勇、苏振华等老一辈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都称孔宪权“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受伤后流落乡间

1935年3月29日,孔宪权随红五军团和中央军委三局到达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岚头街上。因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一直不能愈合,红军不得不将他留下来在当地财主宋家前家养伤,但再次让他享受了团以上伤病员的待遇:为他留下了300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和所需药品的单子,并留下一位医生为他治伤,留下一位叫龙仕文的红军通讯员护理孔宪权。同时,红军还给医生和龙仕文留下了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在当时,普通红军伤员留下来一般只发10至15块银元。把孔宪权腿胯骨中的敌人的6发机枪子弹,还将宋财主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宋财主说:“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别忘了,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那个收留孔宪权的宋财主对红军很有好感,因为他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便精心将孔宪权保护起来。

伤愈后,左脚短了近10厘米的孔宪权流落乡间。在遵义县枫香镇一带,孔宪权曾经挑着货郎担,走村串寨“卖点

针头麻线”,也当过泥瓦匠,被人称为“跛子瓦匠”。后来当地乡民听说那个“跛子瓦匠”是红军,就都把他看作“活着的红军菩萨”,将他穿过的草鞋要走,拿回家给生病的人烧成灰吞服。孔宪权穿过的草鞋被拿光了,便来讨他穿过的布鞋。布鞋讨光了,又要来他穿过的破衣。举凡孔宪权用过的东西,乡民们都要去烧成灰烬,用水吞服,驱魔法病……

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

1950年的一天,孔宪权不经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名字,他赶紧给当年自己在团的首长杨勇和苏振华写了一封信。杨、苏在回信中十分惊喜地说:“没有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黄克诚大将在《我对长征的回忆》一文中也写道:“第十二团参谋长(注:有误,应为作战参谋)孔权(孔宪权原名),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留下来就地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全国解放以后,我突然接到了孔权的来信,知道他还活着。孔权在信中表示,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组织上考虑分配他工作。我把他的来信转给了有关部门。”黄克诚还出具书面证明,为孔宪权恢复了党籍。中共遵义地委经过考察,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参加第七区接管、建政。

1952年,孔宪权担任遵

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参加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筹备工作。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建国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既无经验可借鉴,也无样板可模仿。孔宪权等首先根据文化部指示精神,开始对会址和环境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和清理,同时派员着手征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文物、资料。1955年2月,省文化局正式批复遵义市图书馆副馆长孔宪权兼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任职期间,孔宪权为纪念馆征集革命文物、搜集历史资料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现在纪念馆收藏的历史照片,大多为那时所拍摄。

在纪念馆工作的那段时间,孔宪权十分繁忙,几乎每天都要去为青少年和解放军官兵讲革命传统,城区所有的中小学校都请他作过报告。1958年11月,邓小平第二次来到遵义参观纪念馆时,看到纪念馆取得的显著成绩,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在他的努力和争取下,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解放后毛主席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题词。

全国七大军区发来唁电哀悼

孔宪权与胡耀邦是老乡,两家离得很近,红军在遵义期间,两人受伤后曾在一起疗伤,关系密切。1959年,胡耀邦来遵义时,两人曾和青少年一起

植树造林。胡耀邦和孔宪权开玩笑说,你孔宪权不要成为孔老二哟。孔宪权也回应说,你胡耀邦可不要当胡宗南哟。

文革中,由于孔宪权曲折复杂的历史经历,他成了被“深挖”的对象,理由很简单:“红军部队留下的卫生员、通讯员都不在了,为什么你孔宪权还活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宪权竟然被胡耀邦以前所开的玩笑不幸言中。造反派们说:谁叫你是孔丘的七十多代孙,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矮小瘦削、拄着拐杖一颠一跛的孔宪权,被“造反派”用木棍、钢钎押着,胸前挂着写有“投敌变节分子”的牌子,在大街上游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孔宪权才算真正得到他应有的待遇。中共遵义地委召开大会,为孔宪权等30多位同志恢复了名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孔宪权去世,他先后接待了美、欧、日等国家的作家和外宾,应邀为他们讲述关于长征的史实和红军的故事。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伯兹里在他享誉全球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多处写到了孔宪权。孔宪权精心保存的红军文物,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团征集去存入军史陈列馆。

1988年11月7日,78岁的孔宪权生病去世时,胡耀邦亲自发了唁电:“对长征老战友孔宪权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同时,全国七大军区也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张小灵 摘自《文史天地》